

浅析以色列海洋战略及其对以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钱程*

【摘要】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一个传统的“陆上强国”，其海洋政策长期以来并不被大众关注。然而由于其西临地中海，南扼红海出海口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其海洋政策也正逐渐为大众所熟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正式提出海洋战略以来，以政府在三个重要层面明晰了海洋战略：一是发展其对海上天然气的开采从而解决其能源需求，二是大力发展海军力量以保护其海洋资源，三是进行广泛的海水淡化以满足日常用水的需要。本文将主要探究以色列海洋战略的具体内涵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以色列；海洋战略；机遇；挑战

引言

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洲与红海、地中海之间，这一战略位置为其在世界民族史上塑造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其海洋战略主要是指以色列在海洋政策、海上资源分配以及海军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具体政策调整。这些领域的改变可能引发以色列与其周边邻国新的冲突，但同时也可能提供开展合作的机遇。以色列自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提出其“海洋战略”以来，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既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合作的机遇，促使双方围绕地中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但同时也给地区局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各方围绕海洋能源、海水淡化等问题龃龉不断、剑拔弩张，甚至一度兵戎相向。

* 钱程，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一、“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制定

“必住在海口。”(《创世纪》49:13)

自以色列国成立之初“征服”海洋就已经成为其目标之一。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说:“比起隔开各个民族的陆地,海洋是一体的,它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亲密,它体现了人类的团结,打开了陆地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天际。只有在广阔的海洋里,人们才能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力量。如同我们必须化沙漠为绿洲一样,我们也必须征服海洋。”可见,海洋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以色列政府关注的重点方向。^①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其先后历经五次中东战争,“生存”问题始终摆在犹太人面前,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始终来自陆地。因此,如何能在中东地区“活下去”是历届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客们也更多地将目光投在陆上。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发展陆上力量、加强自身实力,才能在强敌环伺的中东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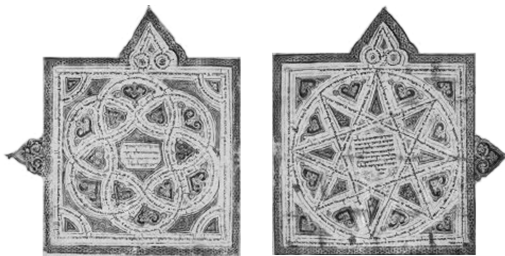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多年以来,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未曾改变,但其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以色列的对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海路运输,因此需要保证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从而能够开拓新的贸易航线;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以及近海海水淡化项目的不断开展,客观上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最后,海上恐怖主义问题日趋抬头。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射程能够覆盖以色列近海的绝大部分区域,以色列要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也迫切需要通过海洋来弥补其战略纵深。

随着以色列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以色列政府重新将目光投向海洋,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海洋利益”,并制定了涉及海域各个方面的政策,此外以色列国防军也相应提出了自己的海军建设方案。

二、“海洋战略”的具体内涵

以色列拥有濒临地中海的196千米的海岸线以及濒临红海的14千米的海

^① 沙乌勒·科勒夫 Shaul Chorev、埃胡德·高恩 Ehud Gonen,《海洋作为以色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The Se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sraeli Power],马丹静 Ma danjing 译,收录于《以色列发展报告(2018)》[Blue Book of ISRAEL(2018)],张倩红 Zhang Qianhong 主编(北京 [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8),113。



岸线,与黎巴嫩、加沙地带、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共享地中海边界,并与约旦、埃及共享红海边界。在以色列建国以来的 70 多年时间里,海洋在其安全、能源市场以及发展政策层面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海洋。伴随丰富的海洋资源被勘探、海水资源淡化技术的发展以及海军力量的扩充,以色列政府自 1999 年以来开始致力于全面的海洋规划及相关的立法建设、广泛的港口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以及网络基础设施(基于海底光缆)等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在海洋研究方面的投资力度。在此期间,以色列政府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并颁布了新的捕鱼法规以及规划了几个大型海洋自然保护区。

(一)海洋能源开采

1999 年以来,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的专属经济区相继发现了几个大型的海上天然气田。这些大型气田的发现使得以色列逐渐由一个能源依赖型经济体转变成一个能源独立自给型经济体。以色列于 1999 年宣布其首批海上油气田——“Noa”和“Mary-B”(据估测总计有 450 亿立方米储量),由以色列德莱克能源公司和美国得克萨斯诺贝尔能源公司共同运营。另外两个油气田——Tamar(2830 亿立方米)和 Dalit(70 亿—140 亿立方米)则于 2009 年被探明,并由德莱克能源公司以及以色列另外两家能源公司 Dor 和 Isramco Negeva 联合运营。^① 以色列迄今为止探明储量最大的油气田 Leviathan(5350 亿立方米)则于 2010 年被发现,并交由上述四家能源公司联合运营。如今,天然气已经满足了以色列近 50% 的发电量用气需求,许多工业公司也已经制定计划将天然气作为其主要能源。此外,以色列新探明的能源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使其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长期以来,许多欧盟国家以及土耳其依赖的化石能源主要来自俄罗斯和海湾国家,而这两个“能源输出地”由于其意识形态或政治局势的原因并不十分稳定。因此,来自以色列的油气资源可以成为其能源进口的“第三选择”。

2019 年,诺贝尔能源公司宣布实施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包括建设一个海上钻井平台来处理所有的天然气,并通过管道接入以色列能源网,取代原先计划的浮动式生产储卸船来运输能源。根据公司的安排,从 Leviathan 油气田产出的油气资源前期将主要供应以色列和约旦,可能会供应给巴勒斯坦。除了供应周边地区,该项目还包括两个可选项:第一是将天然气卖给英国天然气公司(British Gas, BG),并通过管道出口至埃及的液化天然气站;第二则是将天然气通过直通管道出口至土耳其。由于以色列潜在的天然气供应量巨大,尽管约旦

^① Khadduri, *East Mediterranean Ga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2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已和以色列签署天然气进口协议,但这仍不能满足以色列的出口需求。

此外,以色列还计划通过塞浦路斯和希腊连通欧洲,与欧盟和俄罗斯建立联系。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抛弃”,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影响逐渐下降,因此这些举措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塞浦路斯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也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开始计划生产,并授权同样在以色列进行油气开发的能源公司进行油气资源开发,而这也成为两国在能源开采方面达成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2016年8月,以色列石油理事会批准了一项收购案,允许希腊 Energean 油气公司收购以色列德莱克能源公司旗下的 Karish 和 Tanin 两大油气田;2017年3月,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四国签署联合协议,计划到2025年底修建一条连通欧洲和以色列的总长约2000千米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后该管道也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同类型管道。^①

除此之外,意大利公司 ENI,在埃及海域也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 Zohr,并在2015年提出一项邀约,邀请以色列、埃及和塞浦路斯共同合作,在埃及建设一个辐射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当然,这项动议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为从 Zohr 油气田提取和运输油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目前来看,这个项目短期内没有实施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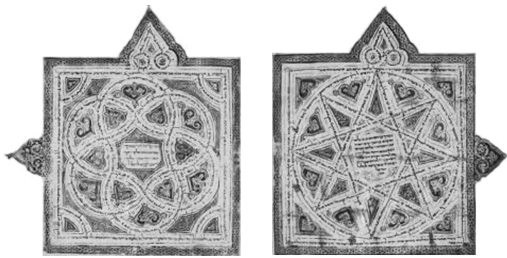
(二)大力发展海军力量

以色列“转向海洋”战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海军力量的扩充,主要体现在海军任务的拓展和作战能力的提升上。在以色列国防军序列中,海军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无论在规模、装备质量还是预算倾斜上都无法与空军和陆军相比。

以色列发展海军力量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海军潜艇部队建设成核威慑力量的基石。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但众多消息来源显示以色列潜艇能够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并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当前,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有核国家,且正竭力防范另一个中东国家——伊朗获得核武器并拥有发射能力。据未公开报道,以色列的潜艇部队将被允许在靠近伊朗的外海部署打击力量。

在核领域,以色列曾同样对伊拉克表达了担忧。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从德国购买了六艘潜艇,并就后续潜在购买三艘展开了谈判,直至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拉克才停止了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以色列潜艇部队前海军高级军官被任命为原子能委员会领导职务,

^① E. Eiran, *Between Land and Sea: Space and Conflict Intensity. Territory, Politics* (New York: Governance, 2017), 46.



进一步表明了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① 据以色列海军司令阿里·沙维特透露,以色列将在 2025 年底接收六艘全新的“海豚级”柴电动力潜艇。

以色列海军的第二大任务就是在战争期间支援陆军和空军的行动。鉴于当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性质,以色列国防军除执行常规战争任务外,还将承担诸如武器拦截、对军事设施精准打击或有针对性地暗杀地方军事领导人等非常规作战任务。这些行动通常并不仅仅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有时也在其他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些任务的实施除了依靠国内的“摩萨德”和“辛贝特”等常规情报组织外,也需要一支高效且强大的海军来进行情报搜集、部署特种部队甚至海上拦截。事实上,早在 21 世纪初,以色列海军就已经具备对以色列外海相关船只进行封锁的能力。2006 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海域实施海上封锁,切断加沙地带与外界的海上交通;2010 年,以海军突袭检查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圈的土耳其船只,此次突袭检查造成九名土耳其人员丧生,并因此导致了土以两国近六年的外交紧张关系。

以色列海军的第三大任务就是保护以海上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资源以及保证输送油气资源至以色列海岸的各基础设施免遭破坏。鉴于此,以色列海军于 2018 年向德国订购了四艘“萨尔-6”型护卫舰,用于替代已经老化的“萨尔-5”型舰艇。其首艘新型护卫舰已于 2020 年 11 月交付以色列海军。凭借其更远的航程、更先进的雷达与火控系统,实力稍显薄弱的以色列海军得以补齐最后一块短板,大大增强了以海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此外,以色列各大军工企业也已投入巨资开始研发能够保护输油管道、海水淡化站、民用港口等基础设施安全的无人战斗装置。

(三)海水淡化

淡水资源短缺几乎是中东地区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对以色列而言,水资源短缺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造成其与邻国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以色列就在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建立了海水淡化站,但多年来由于人口数量激增、淡水资源管理不善、地下水盐碱化、水污染、气候干旱等因素,以色列迫切需要目光投向地中海实施海水淡化,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淡水用量需求。

2003 年,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国家纲要计划”(NOP)43/B/2,计划新建八座新的海水淡化站。2011 年,以政府又通过了 2789 号决议,就新海水淡化站的范围、造价以及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等进行了规定。目前,这些海水淡化站

^① 彭树智 Peng Shuzhi,《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Middle East Issues](开封[Kaifeng]:河南大学出版社[Henan University Press],199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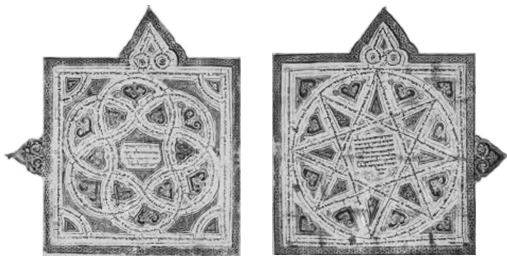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由私人企业运营,依据达成的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协议,这些企业将在 25 年后把淡化站交还政府;只有一座淡化站(帕尔玛欣)与以政府达成的是 BOO(Build-Operate-Own)协议,根据协议这座淡化站将由私人永久拥有。^① 而不论达成哪种协议,以色列海水资源淡化管理局都对所有海水淡化站实施有效监管。当前,以色列五个主要的海水淡化站——索雷克 A、哈代拉、阿什克伦、帕尔玛欣和阿什杜德,此外加上大约 30 个较小的工厂,每年的海水淡化量将达到 7.02 亿立方米。第六座海水淡化站索雷克 B 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每年将额外供应 2.27 亿立方米的海水,使海水淡化量达到以色列年消耗量的 85%—90%。海水淡化技术以合理的成本(在索雷克 B 的招标中,水价设定为每立方米约 1.5 新谢克尔)将无限的海洋水源转变为高品质的饮用水。目前以色列海水反渗透淡化生产每立方米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 1.4 千克至 1.8 千克。未来,随着太阳能技术逐步取代传统能源驱动淡化站,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进一步降低,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以色列目前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反渗透淡化技术,根据计划,这六座海水淡化站将在 2050 年达成给以色列全境提供所有饮用淡水的目标。因此,以色列将不再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此外,在废水回收方面以色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污水处理能力超过 80%,约 93%的废水得到回收,其中大部分可用于农业用途。

当前,对水资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已经成为造成以色列和邻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与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等有直接“水资源”利益冲突。加利利海的淡水、约旦河的地表径流以及巴勒斯坦的地下水资源都是各方争议的焦点。不难看出,以色列与邻国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必然包含关于淡水资源分配的安排。幸运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以色列海水淡化的成本,也为以色列彻底解决淡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因此,以色列淡水将从象征性的稀缺资源逐渐转变为市场导向型的外贸商品。

三、海洋战略对以色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以色列“海洋战略”逐渐明晰,为邻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遇,各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共同开发离岸能源。海水淡化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用水,有助于解决该地区各国人民日常所需;但以海军力量的不断扩张,各方对海洋资源及领海主权的声索以及对以色列的过度依赖,也使得以方与各方在合作的道路上面临挑战,龃龉不断。

^① A. J. Allan, “Hydro-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SAIS Review* 22 (October 2018): 36.



(一)以“海洋战略”带来的机遇

2017年以来,特朗普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斡旋”,使得冰封已久的阿以关系得以回暖,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2020年12月,以色列正式加入由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发起成立的区域天然气论坛——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在此背景下,黎巴嫩与以色列就海上边界划分、油气田资源开采等问题相互释放善意。同年,在美国的斡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海上领土边界争端问题举行直接谈判,以色列派出由能源部长施泰尼茨率领的高级代表团,黎巴嫩真主党也对此次谈判“大开绿灯”,其发言人表示“我们只是关注能源问题,不涉及领土问题”。可以看出双方主要议题还是共同开发离岸能源。当前,以色列在地中海共运营两个大型天然气田:Tamar和Leviathan。计划中的第三大天然气田Kadish将在2021年建成投产,按照以能源部长的话说,届时以色列将首次实现能源自主,不再需要进口国外能源。^①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常年武装冲突不断,以色列也将其视为伊朗在该地区的战争代理人,黎以双方短期内还不可能实现政治和解,但随着未来共同开采离岸能源计划的实施,双边经济与能源合作逐渐深入,黎以双方逐渐脱离对抗、实现关系缓和,也极有可能。

约旦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历次中东战争使约旦认识到不应该将自身与巴勒斯坦问题绑架,与以色列的长期对抗无助于地区和平,也无益于自身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年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更是抛开意识形态与阿以民族对立,采用更加务实的态度处理约以关系。2006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副总理佩雷斯更是先后访问约旦,打破了阿以之间领导人互不接触的僵局,创造了历史。其后,两国在众多领域开展积极合作,堪称中东地区阿以合作的典范。

近年来,以色列在地中海海域发现的大量油气资源也给约以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随着约旦对以色列油气能源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进一步加深。2016年9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能源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向约旦提供天然气以满足其国内40%的发电量所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协议的签署与历史上约以两国的海上合作有很大的不同。在以色列实施“海洋战略”之前,约以两国仅在亚喀巴湾沿海地区有一些小规模的海上合作项目。而此次在地中海深海的油气资源合作,从合作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将在两

^① S. Even, “Israel’s Natural Gas Resource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Strategic Assessment* (January 2010): 2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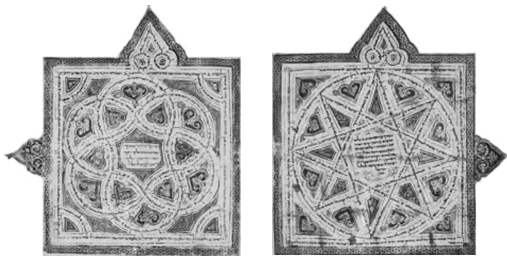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国外交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除了在地中海油气供应方面加强合作外,近年来两国在海水淡化领域也开展了深度合作。1977年,当时的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从红海连通死海的管道铺设计划,即RSDSC(The Red Sea Dead Sea Canal)。根据该计划的设想,红海的海水将通过管道输入死海,经过海水淡化站将海水淡化,给沿途的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居住在约旦河谷的以色列人提供生活用水,另外在合适的地方兴建水力发电站,实现水力发电。但该计划由于铺设管道经过约旦河西岸地区和约旦王国领土,遭到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强烈抵制,以色列政府在1985年不得不中止该计划。进入21世纪以来,该项目又重新进入以政府视野。德莱克能源公司总裁Yizhak Tshuva 2008年正式向以色列政府提交他的计划,且多次向公众表达他对于该项目的设想。他希望通过该项目将约旦河谷打造成“和平之谷”,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旅游业,使管道铺设经过的各方都能受益。此后,以色列政府请求世界银行在2008—2013年对此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世界银行建议先行建设从亚喀巴湾引水的海水淡化小型试点项目。2015年,以色列和约旦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就管道铺设项目达成一致。根据该项目协议,约以两国将共同建设海水淡化站,沿途铺设的管道所输送的淡水将惠及两国人民。据初步估计,从地中海输送的水每立方米约为1.75美元,是从红海输送至安曼的水价的一半(初步估计为每立方米3.5美元)。2016年6月,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17家公司积极参与了以色列政府组织的项目招标;同年12月,共筹措了4亿美元进行项目的一期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将给以色列、约旦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提供约1亿立方米淡水。

约旦对以色列能源和淡水资源的依赖度逐渐加深,这也为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政治互信也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巴勒斯坦而言,在海洋能源领域,以色列政府早在2000年就允许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海域进行化石燃料开采,英国天然气公司当时也在该海域进行了勘探作业。同年8月,该公司在加沙地带海域探明其有大量天然气资源,预计储量为300亿—400亿立方米。2016年以色列提出通过Leviathan气田向加沙地带和其他几个巴方城市供应天然气的可能性,而其输气设施则由中东有关四方共同建设。

除了化石能源之外,淡水资源短缺同样是巴勒斯坦面临的重要挑战。以色列政府曾考虑,希望通过在以色列沿海地区建设海水淡化站向巴勒斯坦提供淡水。2016年6月,时任以色列交通部长卡茨宣布,将在加沙地带外海建设一座3平方千米的人工岛,并通过大桥与加沙地带连通。此外,还将在岛上建设港口和机场,连通外部世界,以缓解目前因受封锁而日益困难的加沙经济局势。以色



列只负责该岛屿的安全形势,由巴勒斯坦当局负责港口的日常运营。

随着以色列“海洋战略”的提出,加沙地带沿岸及其离岸能源为双方实施危机管控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包括建设有益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油气田、在沿岸建设惠及巴方人民的港口或在外海建设人工岛屿以连通世界以及建设海水淡化站等。这些活动也将使得加沙地带居民在能源、淡水、商品以及国际旅行方面与以色列更为融合,从而缓和巴以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推动阿以关系的发展。

(二)以“海洋战略”面临的挑战

由于地中海海域蕴藏着大量的油气资源,域内各国都欲在这丰富的“资源池”中分一杯羹。因此,随着以色列“海洋战略”的实施,地区各国围绕海洋边界划分、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归属以及对以色列依赖度加深等问题与以色列存在争议,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态势。

2001年,以色列发布的关于其海域边界的声明与黎巴嫩对其海域边界的主张相冲突,尤其是双方对蕴含丰富天然气资源的850平方千米海域有激烈争议。^①自2011年起,美国就试图从中调解,希望能在黎以之间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海上边界划分方案,但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黎巴嫩的立场,并拒绝任何通过联合国进行的关于海上边界的间接谈判。2013年以色列在该海域建设Karish油气田,直接导致黎巴嫩宣布以色列侵犯其专属经济区权利。随着双方因油气资源归属而引发愈演愈烈的海上争端,黎巴嫩甚至宣布将视以色列在争议海域开采天然气为战争行为。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黎巴嫩蔓延,以及同年8月4日发生在贝鲁特港口的大爆炸,导致其经济遭受重创,黎巴嫩由此主动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希望能在地中海“共同开采”油气资源,但对于海上边界问题则避而不谈。这充分显示了这仅仅是黎巴嫩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无奈之举”,双方分歧依然巨大。

土耳其自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以来,与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政治上,巴以问题刺激着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情绪;经济上,东地中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两国在该地区围绕能源的博弈日趋激烈。2019年,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等国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土耳其被排除在外,这引起土耳其强烈不满。同年,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寻求在东地中海获得更大的专属经济区,遭到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的强烈反对。2020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领海争端升级,以色列则全面

^① 参见王联 Wang Lian,《中东政治与社会》[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Society](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加强与希腊的合作,甚至向希腊租借苍鹭无人机系统,用来监视希腊边境及其领海,其中针对土耳其的意味不言自明。当前,随着以色列加强与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等国的合作,土以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动力已严重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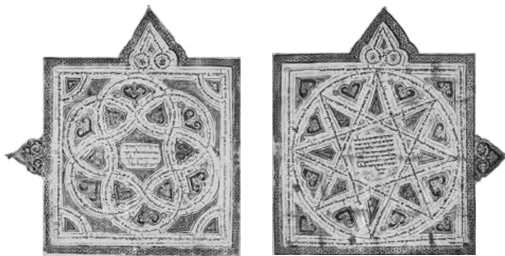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自从哈马斯实际控制加沙地带以来,巴以双方局势持续紧张。根据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的《加沙—杰里科自治宣言协议》,巴方将拥有一片包含经济权利,但须处于以色列安全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特殊海域,该海域位于加沙地带离岸20海里,又被称为“加沙海上活动区”。然而,随着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以色列单方面修改了协议中有关领土范围的条款,致使该协议名存实亡。在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2000—2004),以色列撤销了巴勒斯坦在该海域的捕鱼权,随后宣称由于安全原因将海域边界缩小至离岸12海里;2006年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将巴勒斯坦海事活动范围缩小至离岸6海里;2009年限制至3海里;2021年4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由于局势紧张,彻底关闭加沙地带“捕鱼区”。尽管2015年1月2日,巴勒斯坦正式签署条约,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第167个成员国,且可以根据国际法在该海域宣布其专属经济区权利。

然而,时至今日英国天然气公司并没有在该海域进行正式开采,主要原因就是埃及政府对该海域资源的声索压力巨大以及加沙地带的政治局势持续动荡。此外,尽管以色列建议建设一座惠及巴以两方的海水淡化站,但巴方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由以方建设淡化站会大大增强其对以色列的依赖,进而导致在和以色列就山区含水层淡水资源谈判过程中处于被动不利局面。

近年来,巴以双方关于海洋能源和加沙海域海事活动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也给以色列带来了不小的战略挑战。2021年5月10日爆发了巴以冲突,尽管冲突是由“斋月”期间的平民冲突引发,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以色列战略延伸,巴勒斯坦战略发展空间被不断挤压。巴以冲突造成加沙地带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管以色列伤亡人数较少,但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对立情绪,造成了社会撕裂、局势动荡。

结语

由于以色列地缘环境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战略。事实上,本文研究的以色列“海洋战略”归结起来就是以色列在能源、经济创新以及安全等三个领域的具体需求。离岸化石能源的开采、海水淡化并向邻国供水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作为基础,稳定的海洋环境则是以色列安全需求的“海上延伸”。可以说,以色列在这三个领域内的需求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能源与经济上的发展,需要安全来支



撑;安全领域的稳定客观上也促进了能源和经济创新领域的发展。具体而言,以色列意在通过该战略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缓和地区局势,降低域内各国的对抗风险。不论是大力开采海洋油气资源,还是建设海水淡化站,以色列在满足能源和淡水需求的前提下,向周边地区提供能源和淡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东地区因为资源短缺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缓和了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此外也可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大力发展海军,通过对海军装备的更新换代,提升海军作战能力,为拓展任务范围、维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权益提供坚实后盾并在必要时为陆军和空军执行作战任务提供支援和配合,客观上加大了以色列的“战略纵深”。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局势依旧复杂混乱。以色列在历经两年四次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纳夫塔利·贝内特对巴政策更为激进,而巴方近来与以色列关系骤紧,流血冲突不断;伊朗莱希政府对以依然强硬,“维也纳核协议”前景依然不明;黎巴嫩真主党等极端势力依旧存在。尽管以色列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地区局势,但域内各方在综合考量其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方因素后,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加强风险管控,实现“低烈度对抗下的交流与合作”抑或是一条新的外交途径。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
2. 王戎:《以色列概论》,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3. 王联:《中东政治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彭树智:《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丹·塞诺、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王跃红、韩君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E. Eiran, *Between Land and Sea: Space and Conflict Intensity. Territory, Politics*, New York: Governance, 2017.
2. A. J. Allan, “Hydro-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SAIS Review* (October 2018).
3. S. Even, *Israel’s Natural Gas Resource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Significance, *Strategic Assessment* (Jan. 2010).

4. Kanat,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2001
5. Khadduri, *East Mediterranean Ga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6. D. Liel,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Jerusalem: Van Leer Jerusalem Institute, 2020.
7. D. Liel,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2020.
8. D. Uzer,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London: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9.
9.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strategic-survey-for-israel-2022/> Accessed on Jun. 4, 2021.